

四明叢書

張宗祥

舒文靖公類稿附錄卷上

鄞後學徐時棟同叔輯校

學案第一

按曰先生官不過通判所設施不過校官縣令而天下後世望如山斗者重其學也故輯附錄首學案讀其書尙論其生平故墓志及正史省府縣志諸傳次之聞其風者百世興起故祠塾墓田諸記又次之而以同時與後人哀悼贊歎之文若詩終焉

廣平學案

餘姚黃宗羲黎洲原輯

鄞全祖望謝山修補

祖望謹案楊袁之年輩後於舒沈而其傳反盛豈

以舒沈之名位下之與嘻是亦有之然舒沈之平
實又過於楊袁也四先生中沈先生師復齋宋史
混而列之述廣平定川學案按曰黎洲作宋元學
案四明四先生並在
金溪學案中謝山始立慈湖學案繫齋學案而廣
平與定川同案同卷故其小序如此今但錄廣平
學案如左○元本黃全二先生各有案語道光間
鄞王梓材牘軒重校慈谿馮雲濠五橋付刻又各
有案語今錄諸案語悉仍其舊稱臆見所及則加
按曰二字以別之至牘軒校此書時以己意移易
更置甲記乙事輒移附乙傳之後我論他儒即移
入他案之中即如廣平學案黎洲所錄類稟八條
移去二條謝山補錄二十一條移去三條今各窮
之於其所往歸復舊貫而亦注明條下學人得共
參之也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舒璘字元質一字元賓

按曰文靖之友如袁正獻楊文樓宣獻諸文無不字文靖爲

元質者獨陸文安答書稱元賓疑元賓蓋文靖初字而寶慶四明志果云舊字元賓然則宋史以後謂一字者非也又按宣獻書李氏建炎備禦錄及李承奉墓志又字文靖爲元彬按彬字似從質字而出疑文靖既改字元質又改元彬耳

奉化人也婦翁爲同里童大定楊文靖公賓爲元彬耳

弟子也故先生少得聞伊洛之說先生狀貌不踰中人而雅有大志恥以一善自名每自循省苟不聞道何以爲人汲汲乎如饑者之索食遊太學結交皆良友時張宣公宦中都請益焉有所開警朱子與呂成公講學於

癸徒步往從之以書告其家曰敝牀疏席總是佳趣櫛
風沐雨反爲美境又與其兄琥弟珙同受業陸子之門
兄弟皆頓有省悟先生則曰吾非能一蹴而至其域也
吾惟朝夕於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
弗畔云爾於是躬行愈力德性益明其學以篤實不欺
爲主成乾道八年進士爲江西轉運司幹官有忌之者
望風心議及與之處了無疑間教授徽州徽之士習久
壞先生奮然曰士之美惡獨不在我乎則以身率之教
以日用常行之道諸生漸知所向方先生不憚勤勞日

日詣講隆冬酷暑未嘗少怠築風雩亭以時會集暮夜
亦間往日有講求涵泳之功質有頑鈍不善者循循善
誘不敢加忿疾端架燹以感格之謂諸生曰某亦幼不
知學及壯入成均藉師友發明以拯淪胥之患今欲以
其所同然者公之君輩新安宿儒楚椿汪廷佑等先生
以書幣延之爲學正有辭不至者卑詞宛轉託其親友
以致之使學者知所矜式又著詩禮二解以授學者時
沈公叔晦爲國錄先生曰師道尊嚴吾不如叔晦若啟
迪後進吾不敢多遜於是司業汪達首欲薦先生或謂

舉員已足達曰吾職當舉教官舍元質其誰先卒薦之
留丞相正曰天下第一教官也而徽人亦曰吾鄉學問
之途賴先生窒而復通先生素以天下爲己任雖居冷
官未嘗忘世事時時爲徽之牧守言荒政茶鹽常平義
倉役法皆鑿鑿可見之施行牧守雖不能盡用間有所
採尤留心中朝治亂之故樓宣獻公授舍人先生貽之
書曰十月震電甚異大防當思所以爲宗社久安計不
敢以賀詞進寧宗卽位先生貽徐忠文公書曰聞山陵
地尙未定聞大安宮只就南內又聞新君猶未得躬問

寢禮不審遲疑何故某憂國之念搖搖如縣旌又曰民

命病極矣水災甚廣中朝曾作利害事拈出否又貽陳

郎中英仲書曰集賢總百官

按曰類彙此句作集賢舉言官且自注云趙子直也

此似誤

晦翁侍講席諸君子亦次第位乎朝矣而傳聞時

政尙猶伴渙事固不可以驟然今日諸賢大約同護之

功多而誠實之意少上焉者議論不切事情下焉者祇

欲相安無事雖有憂國之心未有善後之機日復一日

機不再來甚可憂也及聞諸公多求退先生又貽之書

曰某不勝杞國野人之憂若皆相時潔身以退緩急將

誰任已而朱文公等相繼去國先生歎曰吾輩短氣矣
呂忠公南竄先生貽之書曰所冀緝熙學力不磷不緇
否泰循環吾道未必終窮也蓋先生之惓惓世道者如
此初諸公欲薦先生皆力止之曰是非吾志也其後自
禮部尙書尤袤以下推挽者眾不得已受之然不稱門
生嘗答諸舉主書曰利欲之移人孔門自顏閔之外如
仲弓子夏子路子張之徒皆未免厥後士益失己僥倖
於富貴利達者眾而孟軻氏灼見義理之原欲挽其弊
而返之於是有龍斷之喻墻間之喻鑽穴之喻所以起

天下羞惡之心而世莫之聽上之所謂旁求俊彥既喪
下之所謂素位而行又乖故上則挾富貴以臨下下亦
冒廉恥而干上薦之者既自以爲恩於彼而受者亦以
爲恩於我遂使聖人舉賢之公道一變而爲干祿之私
情拜爵公朝謝恩私室門生恩府之稱自唐以來數百
年名卿大夫亦未能變豈不曰人皆有欲貴之心人應
有報德之事彼旣以知己遇我吾不委己而歸之非人
情歟抑不知古人之事上苟理義相同則志意交孚其
合也講道於一堂其睽也晤對於千里出處用舍禍福

利害其關節脈理之相應雖無私情之感而斷金之利
蓋有終其身而不忘者苟其舍是而必欲委己以露其
感恩之狀所舉賢邪知己之報固當不然見利則逝見
便則奪而亦何恩之有蓋勢利之交出乎情道誼之交
出乎理情易變理難忘也諸舉主得書亦雅重之邇平
陽縣以太守政頗苛舉民病上告辭嚴義正太守爲之
改容聽斷訟獄人服其平踰年自喜曰簿書鞅掌幸不
至以勞勩喪本心蒙雜而著聖言豈欺我哉秩滿通判
宜州未赴卒徽之士子祠之學宮楊文元公嘗曰元質

孝友忠實道心融明袁正獻公則曰元質平生發於言
語率由中出未嘗見其一語之妄所謂有孚盈缶者樓
宣獻公亦曰元質如熙然之陽春所著有詩學發微詩

禮講解廣平類彙

雲濠案史傳詩禮講解作於教授
新安時今佚文靖集二卷行世

淳

祐中賜諡文靖

董沛按曰謝山答萬九沙問史樞密兄
弟遺事帖子云淳熙四先生之沒廟堂

賜諡祇及楊袁沈而未及舒樞密始與本道節使之
令其上請而立贊於朝廣平得諡文靖原注見四明文
獻沛案樞密者宅之也宋史宰相表史宅之以淳祐八
年守吏部尚書同簽書樞密院事其與慶元制帥爲廣
平請諡書在鄭榮陽四明文獻中○按曰袁正肅作先
生祠記謂某假守新安嘗爲先生請易名於朝卒未果
遂倘申前請必有慨然主盟斯先生嘗自言樸拙不能
道者然則樞密之請實正肅意也

文章然淳祐詔正文體特舉先生文稱其厚重質實以爲世鵠予求得其類稿殘本讀之則固德人之言也五

子曰鉅鉅鉅錯鍊皆能傳其家學未嘗一毫苟求鉅爲

沈端憲壻銑爲楊文元壻

按曰錄爲袁正獻壻亦見文元撰文靖墓志中不知何以

獨略又按鉅字和仲正獻與和仲書稱之爲親家契兄正以其弟爲己壻故也故書中尤拳拳於純仲純仲錄字○修○按曰黎洲元有而謝山增修之則注修字補其所無則注補字元刻體例如此今仍之

祖望謹案甬上四先生之傳陸學袁楊以顯達其

教大行然較其年齒資格則在舒沈之下宋史作

舒沈傳寂寥短簡不足以見其底蘊黎洲始求得

廣平類藁殘編其中有足資考證者予因據之別
爲舒傳又近得定川言行錄因據之別爲沈傳微
特學案所關他日有重修宋史者亦將有所采也
夫

廣平類藁

成物之道咸在吾已我念無虧精神必契一或有欠無
限格言總成虛語端知爲己之學誠不宜一毫有虧損

也

按曰此下八條
皆黎洲元本

持敬之說某素所不取

按曰某者文靖自謂也類藁作
汝疑誤其他此引與藁小有異

同而義可兩通
者不復校注

我心不安強自體認強自束縛如篋箍

桶如藤束薪一旦斷決散漫不可收拾理所宜然夫子
教人何嘗如是入孝出弟言忠信行篤敬出門如見賓
使民如承祭此等在孩提便可致力從事無斁則此心
不放此理自明

以上答
葉養源

此身不過天地間數十年之物而昭然理義蓋千古不
磨平時要著明處不可以數十年之物而失其所謂不

磨者

與呂
子約

本原既明是處流出以是裕身則寡過以是讀書則畜

德以是齊家則和以是處事則當

答袁恭安

晦菴當世人傑地步非吾儕所及其有不合者姑置之
向在新安未嘗與諸友及此後有發者能自知之後生
未聞吾儕之論一出便生輕薄心未能成人反以誤人

答孫子方○按曰此條

王校移入晦翁學案

書曰德惟純一

按曰書無純字

動罔不吉純一是心乃克主善

善爲吾主動稱皆應雖酬酢萬事罔有他適則向之所
謂難者自無所容立矣不然雖外境若相宜而失己殊

甚欲其日新難矣

答趙公夫○按曰卽類彙中答趙通判書

西美先兄進學之初親庭甚喜先妣未能無疑一日問

曰爲學儘好萬一飢餓如之何曰

按曰類稿曰字上有先兄謹對四字似不

省飢餓自當順受若不知學必須隕穫失措寡廉鮮恥

惟知學乃能安於義命隨順區處終不至喪身失節子

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妣氏聞之乃釋然大喜

按

此條王校移附西美傳後

平時以聖賢經書前輩議論收裹作人自己良心先不

明白一旦處外境不動難矣哉

以上答劉淳之

宗義案廣平之集久不傳矣近得之其子孫所論